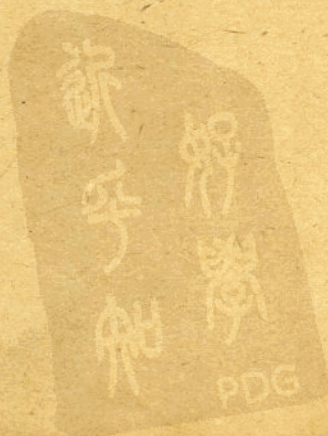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雲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開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

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同

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

欲有自

即封旂表以

示濬而召於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

得夷洲

漢丞相亮

嚴

亮集
曰木

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

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
重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

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鞞擗者爲牛鞞牛仰雙轆人行六及先四步載一歲

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太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

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

之郃古合翻又曷閣翻費父沸翻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

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

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

餘衆悉出西救祁山

張郃欲分兵駐雍郢

雍郢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郢音媚又音眉

懿曰

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

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

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

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莒所
街翻

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

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

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

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

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

少

少詩
沼翻

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

有意爲之曰故尋
者隨而躡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

數所
角翻

因

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

懿實畏亮又以
張郃嘗再拒亮

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
戰情見勢屈爲諸將所笑栩况羽翻

諸將咸請戰夏

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

無當
蓋蜀

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

翻自案中道向亮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

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歷當亭

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亮戰蜀

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鄰而卒中竹仲翻鄰與

膝同卒子恤翻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

諸侯王灋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

通鑑七十一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

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

后百寮番休遞上

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遞上直執

政不廢於公朝

朝直遙翻下同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

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治直

之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

翻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

脩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

塞悉

則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

胡越

殊絕也閼五慨翻

今臣以一切之制

一切謂權宜也一切謂不問可

否一切整齊之也

求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皇極宅中位人君

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詩

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可違乎

退惟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邇同

願陛

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

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

齊義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

如此則

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

思惟也省悉景翻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度徒洛翻

若得辭遠

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綬

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綬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

弁佩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

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

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

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

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簪筆華蓋乘

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

近對拾遺補闕

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離力遠智翻

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

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下思伐木
謂匪他也又頌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
詩曰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

氣矣蓼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處昌
呂翻左右惟僕隸所

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

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

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於
宮城其妻向城而哭

城爲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
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

臣心況徒虛語耳况譬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

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爲
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爲于僞翻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

下

施式智翻下同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

文子九篇班固

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

今之否隔友于同

憂

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

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

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

明之德也

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

故植以言文王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

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

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

之然也

惡如字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

畧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

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

文發代疑朝有變

復扶又翻朝直造翻

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

虢仲虢叔

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召畢之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

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

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

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楊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將即亮翻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

知之者不得爲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

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三監

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

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

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

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

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惟陞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

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

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反公族䟽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

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

離陛下哉不勝憤懣勝音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

且歲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

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

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

荅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荅之終疑之也八月詔曰先帝著令

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

以漸開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

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

二年惟思也載子玄翻

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之攻

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即李嚴 改名曰平 會天霖雨

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

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 督軍成藩喻指呼亮

狐周王子狐之後又晉有狐突 來還喻以後主指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

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

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此又欲解以

罪也誘 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首式 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

爵土徙梓潼郡

平蓋嘗封侯也

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

事出教敕之曰

也敕戒

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表

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

東關謂江州

謂至心感動終始

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

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

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

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

否皮鄙翻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

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

同鄉黨以為不可近

近其斬翻

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謂蘇秦張儀押闔其說以反覆諸矣

之閒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

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

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

爲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爲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

州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

騰布書

騰傳也上也

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

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

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

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

問音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

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朝直遙翻

敕留府長史

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客翻

乃單